

难忘毕业季里那些歌

□ 刘昌宇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有关青春的美好记忆情不自禁地又浮现于眼前。

18岁那年的夏季，离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時候，班上同学都买来崭新的笔记本，大家互致留言。留完了言，班主任老师便对我们说：“大家都准备一下，班上准备搞一个毕业晚会。”

大家都知道，毕业晚会是抒发对学校、老师及同学怀恋之情的最佳方式，因而，班上同学都很重视。连一向被我们称为“书痴”的魏伟也加入到合唱的队伍，班上男生决定表演一个大合唱，歌名就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离晚会还有一个星期，我们的合唱还有些摸不着北，班长很着急，临时决定：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教室里集中排练。经过突击强化，同学们不仅唱齐了，还唱出了那种自豪感和青春气息。

很快，到了毕业晚会的那一天。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都早早来到了教室，同学们纷纷登台一展歌喉。晚会一开场，“大胖”马军唱了一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深情的歌声一下勾起了我们对往昔校园生活的回忆。一曲唱罢，同学们意犹未尽，纷纷嚷着：“再来一首！”激动的马军一连谢了三次幕，才平息了大家的执意恳请。随着“有请高12班民谣歌王李海闪亮登

场”的强势推荐，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海儒雅大方地走到前台，轻抚吉他，深情款款地演唱了一首《祝你一路顺风》。低沉的旋律中，缓缓飘来了伤感的歌词——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

李海那磁性实足的歌声，唱得我们心旌摇曳，许多女生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连班主任老师也偷偷别过脸去，悄悄拭着眼角的泪花……

时间过得挺快，不知不觉到了我们表演大合唱的时间了。班上男生站成两排，在班长的指挥下，铿锵有力地唱响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激昂的乐曲，优美的歌词，一扫离别的伤感。一时间，教室里、走廊外，都围满了前来观看的老师和同学。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和着音乐的节拍，边拍着手，边跟着音律，唱了起来——

……再过二十年，

犹 记 那 年 上 电 大

□ 袁 瑾

40年前，1982年6月，我完成电大机械专业专科的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成为首届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回想那三年半的学习时光，虽然不是全日制正规大学，但是对我来说，仍是此生最快乐的一段美好时光。

1977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正当我准备作为知识青年下农村时，我父母商量姐妹俩让老二下放，老大先工作，并与县知青办签了协议，最后由知青办张榜公布。在没有招工计划前，我去标准件厂做“五七工”，临时工的一种。到1977年12月，为满足企业发展的用工需求，有了一种新的招工方式，以全民单位办集体的性质，招收集体编制职工，在国营工厂工作。于是，我的身份由“五七工”转为集体编制职工，继续在标准件厂当工人，那时刚好年满17周岁。

在1977年和1978年，半年内我先后参加过两次高考，但都没有上榜。对已考上大学的人十分羡慕，而对自己的高考则心灰意懒，还担心被单位认为不安心工作，所以不敢请假参加高复，对上大学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只想踏踏实实地积极工作，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大约1978年年末，看到厂门口有“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的通知，我没敢去打听是什么情况，更不敢报名考试，两次高考落榜，惭愧之余已没有勇气。

后来得知当时参加“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的大都没有考上，为了支持电大这个新生的教育事业，当时的教育局决定在县里的两个“大庆式企业”平湖标准件厂和平湖袜厂合办电大试读班，试读一年，如果成绩合格，转为正式学员，不合格就退学。我们标准件厂就在报考电大的和参加过高考的青年工人中选了10人，成为电大试读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后来了解到，当时全国约有10万这样的试读生。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广播电视大学”这一新鲜事物的诞生速度真是太快了，连这个名称都是新鲜的，以前只知道“文革”期间工厂办过“七二一工科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所写的编者按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

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各地兴办“七二一工科大学”，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到1978年，全国对“七二一工科大学”进行整顿，除少数转为职工大学外，大部分停办。而今这个电视大学又是什么呢？当我下班回家兴奋地告诉父母我要读电大了，爸妈都不清楚我在说啥，是否毕业后去广播站工作啊？不是的，但具体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读什么，读了干什么，只要能读书就高兴！

厂里有的老前辈说搞什么电视大学？读好书修电视机吗？厂里也用不着，还不如当年扫盲班有用呢！那时候电视机都还没有普及呢。

我们两家企业根据各自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标准件厂的选定机械专业，袜厂（包含化纤厂）选定电子专业，我就成为机械专业的学生了。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整整一代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各类人才青黄不接。要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问题迫在眉睫。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他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加快速度培养各类专门人才。1977年底，570万考生报名高考，但由于高校太少，条件不够，招生规模受到极大限制，仅招收录取27万余人。

1977年底，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对希思所介绍的英国利用现代化手段举办开放大学，让更多人可以上大学的经验大感兴趣，并表示中国也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1978年2月，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中央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筹办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1979年2月6日，经过一年时间紧张高效的筹办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宣告成立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广播电视大学就这样横空出世。创办之初，只有电子和机械两个专业，以及数理化英语的基础课程。电大采用学分制，北京各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编写教材并授课，使这个新型的开放性大学拥有了一流的教材和师资，为社会各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79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就招收了41.7万名学

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
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全曲唱罢，掌声雷动，叫好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一下把晚会推上了高潮。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毕业季歌声中时，教室外突地骚动起来。原来，是学校一帮领导在百忙之中也赶了过来。一向不苟言笑的校长动情地说：“同学们，学校领导刚开完会，是你们美妙动听的歌声打动了我们，也唤起了我们多年教书育人的温馨记忆。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听起来挺来劲，我代表学校，祝愿同学们学以致用，学有所成，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校长的精彩点评，不仅给同学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也给我们的毕业晚会带来了最高的褒奖。

时光荏苒，如今，我和同学们一样，早已离开校园，走上了各自的征程。但每到学子们结束学业离开校园之际，总会想起毕业季里那些或深情、或伤感、或激昂的歌。那熟悉的旋律在心中轻轻流淌，唤醒了我的青春，依然给我以不尽的力量。

生，其中全科生11.5万人，单科生30.2万人。此外，还有试读生约10万人，再加上各地收听电大课程的大学分校学生，全国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课程的共有60多万人。

那个年代真是百废待兴，春风浩荡，到处生机勃勃，读书的口号都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我们两家企业的学生凑了一个班共25人在一个教室上课，当时平湖县还没有电大工作站，教育局招生办的王考生老师兼职负责电大工作，给我们配了两台黑白电视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前一年半基础课两个专业学生一起上，教室设在平湖袜厂食堂的楼上，那是一个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老师在电视里讲课，我们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屏幕，快速地做笔记，因为镜头一闪，黑板就没了，必须聚精会神，眼疾手快，但就这样还是来不及，下课后同学之间交换笔记、讨论疑点，才能理解老师的讲课内容。

因为我们都是在“文革”期间读完中小学的，基础薄弱，而当时平湖还没有电大工作站，没有辅导老师，学习难度可想而知。同学们常常为了一道难题讨论到深夜，为了请教老师，到处打听小城里的老大学生高材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厚着脸皮盯着求救。

记得有一次请教数学题，我们两个女同学晚上跑去方问农老师家里，方老师是自学成才的数学高手。那晚，他家几个朋友正在帮他一起布置新房，没时间给我们解题，我们竟然赖着不走，坚持等他们忙完。方妈妈一脸不高兴，拿着扫把扫来扫去，我们让这边，让那边，就是不走，后来方老师看看题目，两手脏兮兮，随手扯一张废纸，飞速演算，好了！我们连声道谢，拿着答题的废纸出门。男同学们在教室等很久，有几个已经不放心出来找我们了。碰头后一起兴奋得如获至宝，回教室仔细看方老师的演算过程……解开一道难题后的心情真是特别愉快！

我们也曾去当时平湖的最高学府平湖师范学校数学教研组求助。捧着高数习题集，冒昧地找到老师诚恳地请教。老师们看了说题目留下，让我们明天再来。第二天去，果然有了答案，想必老师也费了很多休息时间来解题，那时的人真朴实可爱呢！

有时候我们派两位同学去外地电大工作站蹭辅导课。同学听课带回来一份讲义，我们自己动手油印。一份讲义拆分了，大家刻蜡纸，然后借油印机去印，后来干脆买了油印机自己印，连我母亲都帮我们刻过蜡纸呢。此刻都能回想起用煤油调油墨，油墨稠了印不透，太稀会糊掉，搞得两手墨黑的情形。而推着滚筒印讲义，满屋油墨飘香，心情很愉快。

有几位同学自学预习做得很好，那种暗自努力可以从他们的课本和习题集看得出来，因为书本已经翻到了后面，读过的书总是有痕迹的。看着别人努力，生怕自己落后，那是一种大家都使足了劲的学习状态。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下来，从试读生转为正式学员，一年半修完了基础课，再一年半修完专业课。

专业课和毕业设计，我们机械专业的由嘉兴农校的几位老师辅导，并带着我们利用寒暑假去浙江大学以及有实验条件的工厂实验室完成实验课。那时候有机会去了无锡油嘴油泵厂、萧山轴承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安亭的汽车制造厂等著名企业参观，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最后花了半年时间完成毕业设计。1982年夏，终于完成了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学制三年，但实际学习时间三年半。

那三年半时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读书，尤其在工厂工作后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尽管不喜欢机械设计，但是饥不择食，能读书已经万幸了，也感谢自己刻苦努力，顺利毕业，对自己，对培养我们的工厂，都有了一个交代。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才发现，我获得的不仅仅是机械设计专业的知识，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学习能力。毕业后，我在工厂从事过设备维修和管理工作，职工教育工作，后来又去中国银行工作，经过电大艰苦学习的训练，以后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只要愿意下苦功学习，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四十年过去，犹记那年上电大，那种积极向上、刻苦学习、快乐学习的精神，依然在鼓舞着我。在毕业四十年之际，作文纪念，借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老师！

父亲接我回家

□ 管洪芬

2022年的高考在万众瞩目中落下了帷幕。傍晚时分，我碰巧在阳台上看花，便看到楼下邻居的车回来了。车门打开，是邻居夫妇，还有他们今年参加高考的女儿。行李箱，书包，被子，外加各种装在塑料袋里的零碎……邻居的女儿在离家较远的中学寄宿读书，男人则在外地工作，早几天便听说男人特意请假回来陪考了。此时看着男人紧跑慢跑，一会儿拎行李箱，一会儿捧孩子的书包和一摞一摞的书……直至他满头大汗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20年前我高考结束时父亲来学校接我的场景。

其实那年，早在我参加高考之前，父亲就征询过我的意见，说别人家孩子参加高考，父母都会特意去陪着……当时，我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就直接打断了他。父亲的意思我当然懂得，我自然也想和别的考生一样，一走出考场便可以看到亲人的身影，可我转而一想，又觉不妥，因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理想，我太怕自己万一考砸，却又要立即面对父亲期待的眼神时的那种羞愧和难堪。

我找了很多理由拒绝父亲，譬如“你在，我会有压力”，譬如“我这么大了，自己能行”……于是父亲只能妥协。却谁知道呢，在完成最后一门考试的时候，我终究还是在考场外拥挤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父亲。他朝我迎过来，然后把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说：“走，爸爸接你回家。”

当时我的心头一热，就好像有一种委屈、一种心酸迅速地荡漾在心头，可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是木讷地问父亲：“你怎么来了？”父亲朝我憨憨一笑，说：“你在外面念了好几年书，一年年置办物件，东西肯定不少，衣服，被子，还有那么多书，我不来帮着你拿，怎么行？”

父亲的话让我一怔。沉默中不知不觉地便陪着父亲走到了宿舍楼下。记得当时宿舍楼下已经聚集了好几个收废书废纸的人，而且已经有很多个同学扛下了很多的书堆在边上等候。我正要伸长脖子看一眼，父亲却迅速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赶紧上楼。到了宿舍，我一样一样收拾，父亲再认真细致地归类整理。真的有太多东西了，我问父亲：“要不然我们也把书卖掉吧，反正高考完了，留着都是没用了。”父亲却朝我一瞪眼：“不管有用没用，我都会带回去。”

父亲是个执拗的人，那一次他还特意大方了一回，他叫了一辆车，然后把我所有的物件悉数搬了上去，当然包括那些书。而且，父亲像是生怕把它们弄丢似的，归类装袋，格外谨慎。

大喜过望的是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到那时父亲才告诉我，他那次不光是为了接我，也是害怕我会像别人一样把那些书卖了、撕了。他知道我想上大学，但也心想着如果我没考上，来年复读那些书还用得上……记忆里，听到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泪瞬间滑落下来，止也止不住，像是心底涌起的一种悔恨，更像是对未来滋生的一种珍惜，我知道这其间还有父亲没有说出的爱，而这种爱，如山如海，让我一直以来，不敢忘记又倍加珍惜。

雨水是江南的魂魄

□ 程应峰

江南，是多雨的。多雨的江南，是颇有韵味的。这韵味，藏在轻绵如雨的吟唱中：江南绵绵的雨季，飘洒着绵绵细雨，如烟的杨柳在雨中沐浴，杨柳缠绵着春的倩影。青石铺就的街巷，流淌着道道雨溪，淡淡的炊烟在雨中升起，烟雨沉醉着春的旋律。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用温情滋润着爱的春意。

曼妙的江南啊，秀丽的江南，从容婉约的江南，温润湿濡的江南啊，那永远的一江春水，总是如泣如诉、如梦似幻……

有人说，自古至今，江南的底色是委婉的、迷离的、哀伤的。江南的美，一如雨水，是一种脆弱地舒张着却又克制着的柔情之美。这样的江南之美，就像江南水乡被长篙搅动的烟雨，更似水色的弦上漾起一圈时光的涟漪，一如王摩诘笔下的山中芙蓉，红至韶华胜极，却也是：“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样的感知，所捕捉到的，是何等寂寥又何等落寞的一幅江南图景啊！

当然，更多人的眼里心里，江南是引人入胜的，是可琢可磨的，是可以品咂可以回味的。有了江南烟雨，有了雨水江南，才有了“陌上花开”的生命喜悦，以及“缓缓归归”的人生惬意。江南，也许是“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的江南；江南，或者是“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的江南，但江南，就算是少不了离歌愁绪，甚至有些许不尽人意的凉薄孤寂，却始终至终是拥有水一般温柔的江南。

江南多雨而多情，这雨，总在不经意间飘然而至，正是这多情的雨水，成就了雨水江南，成就了江南教人遐想万千的人间美景。烟雨朦胧的江南，河畔柳舍、渔家小船、青石街巷、炊烟远山……一切的一切都被笼罩在烟雨水色中，变得缥缈、宁静、散淡、悠远……雨中江南，更像是一个梦，一个沉浸在诗书、画卷、丝竹、琴瑟和杏花烟雨中的梦；一个关于小桥流水、江枫渔火、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绵延不绝的梦。

可以说，风摇情动的江南雨水，是江南的魂魄，它牵系着诗情画意，玄机禅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江南的雨，以诗意的滋润，以独有的情调，以与生俱来的清新脱俗，让万物生长拔节，醇意盎然。物如是，人亦如是。“自古文人入江南”，江南，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一如唐伯虎，一如鲁迅，他们的心智才气，何尝不是在江南烟雨里捂出来的，在江南水色里调出来的？

因为雨水，江南有山水连綿，江南有诗画流年，江南有桃红柳绿，江南有欸乃渔艇，江南有十里荷花，江南有千重稻浪，江南有万顷水色……雨水赋予江南的，是不绝如缕的美意，是永无穷尽的生机。

雨水江南，更多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清新美丽；是“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的江南笔意。雨水江南，终归是美不胜收、令人神往的。且不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也不论“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单就戴望舒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就足以让人感受江南所具有的梦幻一样迷人的魅力了。



故园寻梦 姚瑾 作